

# 流花女人谷

熊沐 / 著



上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钱不多说：“你还想害我么？”

他扯着那女人长长的头发，把她生生扯离了地面。



钱不多道：“你知道不知道一个男人那‘一寸短，一寸险’，能受得几刀？”



3

月下，只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她。

果然不愧那“乳”字，一个纯纯净净的女人。



钱小小道：“我不能，你是老爹的。”

女人吃吃笑着，说：“老爹是不是你老爹，他真会打你么？”



最可怕的是，那些男尸身上的伤很多，最多的一个人身上的伤竟有七百二十三处。

---

## 目 录

一	最毒男人心	( 1 )
二	红衣女人	( 15 )
三	入谷之邀	( 22 )
四	死神	( 30 )
五	钱小小	( 40 )
六	钱不多的亲儿子	( 49 )
七	妓院里的怪嫖客	( 59 )
八	银子是爹	( 70 )
九	钱不多与钱小小	( 80 )
十	赖皮缠	( 90 )
十一	流花漂尸	( 100 )
十二	谷人无力不种田	( 110 )
十三	女人世界	( 120 )
十四	淫窟销金帐	( 130 )
十五	二女一男	( 140 )
十六	真处女情	( 150 )
十七	女人的尤物	( 160 )

---

十八	小男孩儿也给女人玩	(169)
十九	男人的快乐	(179)
二十	白眼	(189)
二十一	不赌也得赌	(199)
二十二	大赢家	(209)
二十三	贪心男人	(219)
二十四	洞房花烛夜	(229)
二十五	男人的黑手	(239)
二十六	惨杀	(249)
二十七	情浓恨煞	(260)
二十八	小袖儿	(270)
二十九	三十一个女人	(280)
三十	赌狂	(291)
三十一	一老一少医不好	(301)
三十二	狐妹是不是女人?	(311)
三十三	折磨女人	(322)
三十四	男人的弱处	(333)
三十五	媾合之灾	(343)
三十六	谁来做英雄?	(353)
三十七	劝郎莫惜洒热血	(364)
三十八	临战磨枪	(375)
三十九	男女之战	(386)

---

四十	三只鸽子	(396)
四十一	扑杀谷主	(406)
四十二	疯洞	(417)
四十三	二十四鬼	(428)
四十四	第三只鸽子	(438)
四十五	女人一怒为红颜	(448)
四十六	七十壮士	(458)
四十七	女为悦己者容	(468)
四十八	狐妹是不是男人?	(478)
四十九	李代桃僵	(488)
五十	与虎谋皮	(498)
五十一	生死总关情	(508)
五十二	冲天台	(518)
五十三	魔鬼出洞	(528)
五十四	二十四鬼闹阎罗	(538)
五十五	男人女人上天台	(548)
五十六	封你男人做皇上	(558)
五十七	最后一个男人	(568)
五十八	女人情	(578)
五十九	不男不女做谷主	(588)
六十	情也难出第一招	(598)
六十一	打不还手	(608)

---

六十二	玩耍男人	(618)
六十三	不愿再活的男人	(628)
六十四	愿为男人死	(638)
六十五	杀人凶手	(648)
六十六	姐妹之情	(658)
六十七	甘受刑死	(668)
六十八	妖为鬼域	(678)
六十九	愿为情死	(688)
七十	不死老爹	(698)
七十一	血溅天台	(708)
七十二	没有女人,没有流花	(718)
七十三	多余的字	(725)

# 一 最毒男人心

黄鹤楼下，有一群人在围观，是一群闲人。

他们都是男人，来看一个男人折磨女人。

黄鹤楼是大楼，楼上有雅座，雅座上坐得有十二个男人，他们太乐了，有一出好戏在等着他们。

钱不多的女人有三十几个，个个皆是花容月貌，她们是钱不多用许多许多的钱买来的。

但有一个女人与别的男人私通了，她想逃走，与那个男人已经出去了三百里。钱不多此时正在搂女人，他只是说了一句：“把她好好弄回来。”

钱不多抱着女人再玩了那么三回，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钱不多一醒来，下人便禀报道：“那女人抓回来了。”

钱不多说道：“黄鹤楼。”

下人都知道钱不多一向不多说话。他自从十三岁时向一

个叫化子讨要吃的，那叫化子训过了他一顿，他再也不多说话了，从那时起，钱不多由一个叫化子变成了富翁。钱不多说的话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

下人明白钱不多的意思，他们请了中州的十二个男人，请他们到黄鹤楼吃酒。

所有被请到的人都欣然而至。

因为他们知道，钱不多要是请你做什么事，那一定很有趣。

果然很有趣。

请来喝酒的都是男人，这黄鹤楼没有一个女人。偏偏吃酒有那么多的古怪：你得脱光了衣服，再把手里的兵器都放下，一直走到楼上去。在那楼上，有许多的女人侍候；但她们一个个都不敢动，没有钱不多的命令，她们不敢对任何男人递眼色。

钱不多很乐，他大笑，说：“各位远来，一定很辛苦。我有个乐子，不好独享，请你们来玩一玩。”

美酒佳肴，当然好过。但男人都光着身子，也颇是尴尬。

钱不多大笑：“来人！”

便带来了那个女人。

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长得很媚气，在座的男人神色为之一夺。她的脸色满是凄苦神色，一进来便跪下，对钱不多苦苦哀告：“老爷，你让他活吧，你饶了他，我甘愿一死！”

钱不多慢慢一乐，说：“他要不死，我钱不多就得死！”

后面押来了一个男人。

这男人是一个白面青年，他情知必死，人便骨气铮铮，他站在楼上，对钱不多吼道：“钱不多，你要杀便杀，我绝不叫一声疼！”

钱不多一斜头，喝道：“好汉子，只是你得慢慢死！”

叫来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一进来，坐在座位上的男人都是皱眉了；她们与那些在一边侍酒的美女相比，简直不算是女人。

她们太胖了，一上了楼，竟是呼呼直喘。

她们太丑了，竟是让在座的男人看了她们一眼，便很想呕吐。

她们三个到了楼上，对着四周一礼，竟也作一回女人的娇娇万福。

钱不多是叫她们来宰人的。

要被宰的是那一对男女。

女人一见这三个胖子进来，神色更是惊恐，她大叫道：“我宁可一死，也不……”

她飞身去楼边，向黄鹤楼跳下。

她不是黄鹤，她跳下去，只会是一滩血肉，决不能化为黄鹤。

她没跳成，她的身子一撞撞在了一面墙上，叭地摔在地上。

这不是一面墙，是象墙一般的女人。

是一个胖女人。

钱不多说道：“我请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都愿意看你一看，你一死，他们看什么？”

钱不多一挥手。

女孩儿慌了，她叫道：“云郎，快跳楼，快跳楼！”

她一惊慌，竟是叫那男人跳楼。

那男人显是不如她果决，一见她如此，竟仍是迟迟疑疑，不敢跳楼。他扑到了楼边，看到了楼下。楼下有人，那人人都很小，他知道他不能跳。

钱不多也慢慢来到了楼边，对那男人一叹：“你还年轻，你不能死，要是死了，你再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女人了。”

那男人再也没有了刚强，他扑过来，跪在钱不多的身边，哭道：“钱老爷，钱老爷，我不愿死，你别叫我死，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钱不多只说了一个字：“舔！”

那男人便来舔这些男人。

这些男人都知道钱不多好玩，也知道钱不多心狠。他们有人愿意玩，有人不愿意。但钱不多是一个恶人，你得罪不起他。

要想得罪钱不多，莫不如你先得罪你自己。

那男人便来象一只狗般呼呼地舔所有男人的根器。

一十二个男人都不动，他们想尽量装得漠然。

那胖女人狠狠一鞭，吼道：“你是装样子么，用一点儿劲

儿！”

就很用劲儿。

那女人泪水哗哗流，她怒声而叫：“云郎，云郎，想不到你竟这么脏？！”

钱不多便笑，他说道：“你这贱婢，也来试一试！”

那女人不动，她恨钱不多，恨得咬牙。但钱不多仍笑，他只说：“扯她过来！”

女人不得不俯伏在钱不多的身下，她低头，声音闷闷，那钱不多冷冷道：“你好好伏侍我一回，你再也没机会服侍我了。再要伏侍我，除非我也去阴曹地狱！”

女人用她的口，她很羞辱，但她心里很恨，她一咬牙，大叫一声：“云郎，我先去了！”

她没自尽，她只是想用力咬下钱不多的根器，想让他再也做不成男人。

她用了她全身的气力。

但她没做成，钱不多只是微微一笑，他的身上肉便象是钢浇铁铸一般。她咬也咬不动。

钱不多说：“你还想害我么？”

他扯着那女人的长长头发，把她生生扯离了地面。

钱不多站在楼边，他慢慢扯着女人的头发，把她的身子放在楼外，起风了，风呼呼响。钱不多对那个男人说：“你要是愿意救她，你就跳下去，我放她走！”

那男人扑过来了，一步，两步，三步……

他只是扑了三步。

钱不多苦笑：“从来没有男人会为女人倾心，会为她舍命，你知道不知道？”

女人闭上了眼睛。

她恨钱不多，若不是钱不多，她不会知道男人薄情，如果她死了，还会心里挂念着那个男人，因为他们海誓山盟过，他们真心相爱过。

但看来不那么对劲儿了。

钱不多对那男人笑：“你用点儿气力，你便可以再做人了。”

那男人果然很用气力，他象只疲惫的狗，喘着粗气，一点点舔男人。钱不多说道：“好了，这些客人都是有脸有面的人，怎么能让让你这狗东西来弄？你还是去弄那些女人好了。”

那男人看看钱不多，在想他是不是听错了。但钱不多的脸很冷，看来他没听错。

男人面露喜色，他走向一个婢女。

钱不多的婢女都是天下绝色。

但钱不多一声冷哼，把他定住。

钱不多说道：“她们！”

他指的是那三个胖女人。

男人只好来奉承那三个胖女人。

胖女人只是面面相对，她们的脸上没表情，只是垂着手。

站在那里。

男人弄得很苦。

十二个人里，没有一个 是江湖上的无名之辈，他们眼看着钱不多，他们不怕钱不多的武功，就是他的武功再好，他也不是十二人的对手。他们怕的是钱不多的钱。

一个很有钱的人要与你过不去，你岂不是很倒霉？

他们虽说对钱不多的恶行不很赞同，但他们不愿说话，他们不能说话。

那女人叫道：“你们都是哑巴么？你们看着，钱不多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不动。

钱不多大声一哼，那三个胖女人笑了，她们抓起了那个男人。

她们会一种很叫男人受罪的刑罚，那法儿叫一个很文雅的名字：“一寸短，一寸险”。

其实这是说兵器，但用在这里也是同样。

一个胖子突地抓住那男人，她昵声细语：“你同那个瘦丫头有什么好处，不如同我……”她人虽胖，但声音很媚，象是有磁力，竟使那男人一怔。

胖女人的手一扬。

听得那男人一叫，那叫声很惨，很吓人。

他捂着他的男根。

那里汨汨流下血来。